

杏林正德

齐济南 姚俊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杏林正德

齐济南 姚俊 著 中闻文库出版社

满旗，行业
国少化省。
。先生
情。
998
毛《
社
三研
校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杏林正德 / 齐济南, 姚俊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1

ISBN 7-5059-3859-2

I . 杏 ... II . ①齐 ... ②姚 ... III . 长篇小说; 历史

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2343 号

书名	杏林正德
作者	齐济南 姚俊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发行部
地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杨晖 任杰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刷	北京瑞兴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459 千字
印张	17.75
插页	2 页
版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书号	ISBN 7-5059-3859-2 I · 2977
定价	28.00 元



作者简介

齐济南，男，字梦泉，生于1945年2月，河北涞源人，大学文化。现任河北省承德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委员，承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1996年与他人共同主编科技理论著作《现代科技知识简明教程》，由中国科技出版社出版。文学创作于1997年与姚俊合著长篇历史小说《热水侠情》在报刊上连载；1998年与姚俊合著长篇历史小说《清天正道》，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并获全国文学创作一等奖。书法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外书展，曾获国内金奖一次、一等奖一次，国际金奖两次。国画作品入选《世界美术集》，出版多本连环画册。



作者简介

姚俊，字远山，满族，大学文化，生于1945年，河北丰宁人。从事政法工作，业余进行文学创作。现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协会员、河北法学会会员。

1997年与齐济南先生合著长篇历史小说《热水侠情》，连载于《热河晚报》；1998年与他人合著长篇历史小说《清天正道》，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获全国新时期文学创作研讨会一等奖。法学论文曾在报刊登载并被编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调研精萃》一书。

责任编辑 杨晖
封面设计 刘凯

目 录

第 一 章	乾隆封豪杰 侠女访师	(1)
第 二 章	姊妹过险峰 飞燕斗贼	(17)
第 三 章	四人同路行 互诉衷情	(36)
第 四 章	恩师点机缘 月老联姻	(52)
第 五 章	丹心铸真情 寿星主婚	(70)
第 六 章	创办妙金堂 医林荟萃	(88)
第 七 章	易云显圣手 乾隆思美	(105)
第 八 章	刚柔会英主 真心谏诤	(120)
第 九 章	萧鹤勘民情 参透人生	(140)
第 十 章	探秘将军府 英雄受封	(162)
第十一章	相会妙金堂 将军凯旋	(184)
第十二章	云飞燕妙语 乾隆戏凤	(200)
第十三章	将门生虎子 絮语谈情	(220)
第十四章	医林会知心 谈笑风生	(242)
第十五章	双侠摆家宴 明芳醉酒	(266)

第十六章	会诊治怪病	易云搬师	(288)
第十七章	香袭乐寿堂	恩师遭劫	(310)
第十八章	飞凤点秋兵	名医被困	(330)
第十九章	侠医暗察访	武师求饶	(349)
第二十章	夜闯王爷府	花园探秘	(372)
第二十一章	众医侠定计	再展英姿	(391)
第二十二章	冒险探密室	援救师友	(407)
第二十三章	明芳破机关	众志成城	(423)
第二十四章	常乐天绝食	侠医救妇	(440)
第二十五章	琴心铸真情	遗言谢世	(454)
第二十六章	飞将军奔丧	挥泪别师	(469)
第二十七章	众弟子葬师	继承遗志	(487)
第二十八章	群芳诉衷情	素手洁心	(504)
第二十九章	侠侣探雾灵	义度奇缘	(524)
第三十章	敕封太医院	春满杏林	(542)

第一章 乾隆封豪杰 侠女访师

清乾隆登基后，为继承圣祖家法，首次巡幸热河，举行秋季木兰围猎活动，旨在“临之以威，结之以恩”，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绥远靖边，巩固疆域。秋狝之后，驻跸避暑山庄，在万树园蒙古包大殿举行秋狝庆功和乾隆生日庆典。反清邪教势力“风魔老主”纠集叛逆者和黑道人物，妄图破坏庆典，阴谋刺杀乾隆，扰乱康乾盛世，制造民族矛盾。一批维护盛世，主持正义，暗保乾隆和庆典的武林豪杰，与叛逆势力展开了一场保卫避暑山庄庆典的大会战，与逆党进行了血与火的殊死搏斗，一举平定了叛逆势力，维护了民族团结，保护了圣驾，为开创乾隆盛世立下了功勋。乾隆皇帝对有功的英雄豪杰大加封赏：封萧鹤为“护国将军”，白易云为一品诰命“护国夫人”，欧阳剑和曹上飞被封为“车骑将军”、“游击将军”，女侠云飞凤、云飞燕则被封为二品诰命“巾帼双侠”。其余武林高手，都各有封赏。

受到封赏的英雄豪杰们，由于情义笃深，都有说不尽的知心话，叙不完的离别情。萧鹤、易云要去白云古洞、雾灵神峰拜望师父，到“乐寿堂”拜别医学师父常乐天，尔后到京赴任；欧阳剑则要在拜别父母与妻子儿女后，再赴京上任；曹上飞则要去访恩师，和大家拜别。在临行前特意和飞燕说了句：“飞燕妹，后会有期！”说罢如飞而去。

巾帼双侠飞凤、飞燕，经过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和众英雄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尤其和易云感情最深。眼看着各奔东西，不知何时还能相聚，不由得红颜落泪，三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竟然大哭了一场。相识和友爱的情结，欢聚与离别的情感，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易云

对两位妹妹的处处爱怜，飞凤、飞燕对姐姐的时时眷恋，使她们体味到，这就是人间真情啊！

飞凤抬起泪脸，抽泣着说：“易云姐，祝贺你和萧大哥结为伴侣。你们赴任后，我将和飞燕妹先到云霄观看望我的恩师尘外老尼，再到朝阳洞拜见钟道子师父，然后，就到滦平镇乐寿堂常师父那里，专修医道了。”

易云听罢深情地说：“好妹妹，你的想法很好。我和萧兄看望了紫塞上人和雾灵神尼师父后，就去看望常师父，说不定咱们又会碰在一起呢！”

飞燕杏眼含泪，却笑着说：“萧大哥，你这次得了夫人又做将军，可双喜临门啊！你俩真是天下最幸福的一对了！”

大家听了飞燕这番话，都点头称是并开怀大笑起来。

只有飞凤心里酸楚楚地笑不出来，责怪道：“飞燕妹，多大岁数了，净说冒凉腔的话。好了，易云姐，萧大哥、腊英姐、欧阳大哥，我和飞燕就告辞了。”说罢，姊妹俩拜别而去。

一个把时辰，姊妹俩就来到了热河府地，向头道牌楼附近的“杏林堂”走来。飞燕边走边对姐姐飞凤说道：“姐姐，咱们去看看上官杏林姐吧？”

“嗯！我也想她了。唉！战斗的胜利是令人喜悦的，可离别又是令人痛苦的。如果我俩不先离开，那种难舍难离的情谊永远也扯不断！”飞凤惆怅地说。

飞燕：“姐姐，你说我冒凉腔，我非常理解。我不过也是为了调节一下那种压抑的气氛罢了。没想到触动了姐姐的心思。我知道你是从心里爱着萧大哥的，其实萧大哥他也知道。可是，你和他之间只能是友情，不可能成为连理之爱。我们这种友情也是永存的、真挚的。”

飞凤：“妹妹说得对。我知道，我和他不可能结为伴侣。不过，有时爱上一个人，也是难以忘怀的。我看上飞对你就有那个意思，他是

男子汉大丈夫，在感情纠葛上拿得起，放得下，不易缠绵于儿女情长之中。”

飞燕：“我也感觉到了，我的态度是顺其自然。这事无人提就不好办。咱们女子也不能上赶着去追求人家。再说，我也不可能先于姐姐你解决婚姻问题呀！”飞凤：“还是妹妹说得对，顺其自然吧。你看，腊英姐多有福气，丈夫柳飞遇难，却将她托付给欧阳剑。欧阳剑这小伙子多帅气啊！咳，腊英姐却成了他的红颜知己，这不是阴错阳差吗！”

飞燕感慨地说：“世上无巧不成书。你我姐妹现在已经是三十出头的人了。我们一出生就是非僧即道的命运，也算是历尽坎坷。咱俩从懂事起就是接受教化练习武术，现在又研究医学。最可喜可贵的是我们有师父、朋友正义思想的感召，凭着一种维护正道的理想信念，一副惩恶扬善的侠肝义胆，一片悬壶济世的热血柔肠，我们做的都是利国利民、造福百姓的正义事业。我们素手洁心为济世，淡泊名利无所求。”

飞凤喜道：“唉呀，妹妹，你悟出的这些道理，和我想的完全一样！以后的路就是弘扬正气，振兴武林，悬壶济世，兴我医门。这人生一世不能白活啊！”

飞燕道：“那是，像黄崖野鹰那种下流勾当咱不干，像野山黑狐误入歧途的路咱不走，咱要堂堂正正的做人。乾隆皇帝给咱姊妹加封了‘巾帼双侠’的封号，其实，他不加封，我们早已这样做了。又给咱们封了个‘二品诰命’，咱们还是黄花闺女呢，要是加上‘夫人’二字，岂不是笑话！”

飞凤：“不过，给咱们赏赐的金银绸缎，还是有用的嘛！用这些金银可发展一下咱们的医疗事业，布匹可做衣服穿，可赈济穷人。”

飞燕：“乾隆挥金如土，国库早晚要空虚的！”

飞凤：“哎，这话可犯忌！对外人不可造次。”

飞燕：“那当然，不过乾隆皇帝可是个风流天子，他召见时，你看

他见到易云姐和我们，那色迷迷的样子，眼睛都直了！”

飞凤：“咳，皇帝嘛，三宫六院妃子成群，是他宫廷生活的一部分，他可尽情地享受。不过，乾隆盛世，是雍正皇帝给他留下的基业。雍正皇帝确实是个好皇帝，强加在雍正头上的骂名，未免有点不公平了！”

飞燕有点忿忿不平，说：“皇帝尚且如此，何况平民呢！世间不平事多着呢。只要让我碰见，咱就以不平对不平，铲除不平！”

说话间，姊妹二人走近了杏林堂。由名医常乐天题写的“杏林堂”匾额，苍劲有力，古朴大气，黑底金字，显得庄严肃穆，有医家气派。二人进入堂内，感觉比过去宽敞了许多，四壁都是紫檀色的草药橱，药格上都贴满了标着药名的标签，药味齐全；药碾、捣药臼、戥子秤等抓药、制药器具应有尽有。正面挂着一幅中堂画，是李时珍采药图，配挂一副对联，上联是：“妙药扫开千里雾”，下联是：“金针点破一天云”，与此堂十分贴切，显得高雅具有书香气息。套间设了个诊室。站在柜台里的是两位穿着素雅的姑娘，长得都很秀气。她们见两位穿黄衣和蓝衣的漂亮女子进了药店，以为是来看病抓药，就笑容可掬地问道：“二位姐姐，可是来看病？还是抓药？”

飞燕有意开个玩笑，便问道：“请问，上官杏林大夫可在？”

姑娘：“在，她在后院配药呢。”

飞凤：“上官大夫的医术如何？”

姑娘：“上官大夫医术可高啦！在热河首府一带很有名气。治好过很多疑难病症。这里的官民也来请她看病。”

飞燕：“她的师父你可知是谁？”

姑娘：“听上官大夫讲，先前的师父是她的两位义妹。后来，两位义妹又领来过一位北方名医，来传授过医术，说是这匾额的书法对联就是这位名医题写的。从那以后，杏林堂名声越来越好。”

飞燕：“你去叫上官大夫为我们看看病！”那姑娘立即向后院走去。

另一姑娘把飞凤、飞燕引到了里间诊室。

飞燕悄悄地对飞凤说：“姐姐，咱们逗逗上官姐，咱俩用汗巾把脸蒙上，只露眼睛，姊妹二人立刻围好了汗巾。”

这时，上官杏林撩帘进来，那姑娘也跟在后面。果然上官杏林与前大不相同，面貌更加美丽，穿着素雅整齐。开口说道：“两位大姐，要看病吗？”

二人不说话，只点点头。

上官杏林：“来，先给两位大姐诊诊病！”

飞凤、飞燕都低着头，不敢抬眼看上官杏林。飞燕低头坐在案前凳子上，上官杏林为她垫好枕垫。一搭上脉搏，顿觉脉象奇异、搏动雄强有力。

“呀！你不像有病之人，像是内功深厚、武艺高强的武林中人！”上官杏林顿生疑云。她想看看对方的面目，可是飞燕拼命地垂着头，不让他看。

上官杏林：“这位大姐，你要看病需要我看看面色，望、闻、问、切，望色这是四诊之一啊！”

飞燕极力控制着不笑出声来。可是，飞凤看飞燕故意做作的形态实在控制不住了，扭过身去大笑起来。逗引的飞燕也憋不住了，“扑哧”一声，笑出声来。上官杏林被这突然的情况弄得莫名其妙，那姑娘也愣了神。

飞燕笑着把汗巾一揭，看着上官杏林，上官杏林眼神一亮，惊喜道：“哎呀，是两位妹妹呀！”接着也大笑起来。飞凤把汗巾一摘，上前把上官杏林抱住，喊着：“义姐，这可是飞燕妹出的主意，要和你开个玩笑！”

上官杏林笑得娇身颤动，随手抱住了飞燕在脸颊上亲了一下，点着她的额头说：“飞燕妹，就你的鬼主意多！”

三人笑了一阵子，连那姑娘也笑个不停，引得中堂的那位姑娘也好奇地走进来问道：“这是咋了，乐得如此开心？”

上官杏林：“红柳，寒杨，这就是我常跟你们说起的两位义妹，也是我的医学师父。”

寒杨：“唉呀，我一直怀疑是不是杏林姐的两位义妹，果然不假！太传奇了！我真幸运，今日见到了杏林医侠！”

红柳：“今天的事太有趣了，义妹巧戏杏林姐！”

上官杏林笑道：“这是两位义妹在考我呢！”

飞凤：“杏林姐，你真了不起。把杏林堂搞得这样好，果然今非昔比，名不虚传。”

上官杏林：“这还不是两位义妹的功劳！”

飞燕：“还是杏林姐能干！”

飞凤：“杏林姐，这两位妹妹是何时来的？”

上官杏林：“红柳、寒杨是我的两个表妹，一个是舅舅家的，一个是姨家的。我一个人总顾不过来，就把她俩请过来了。她俩很聪明，好学上进，是我的好助手。”

飞燕：“不错，将来也会成为两位好医生。”

红柳、寒杨：“那得请两位姐姐多多指点！”

飞凤：“谈不上指点，还是互相交流、切磋吧！”

上官杏林：“红柳、寒杨，我这两位义妹啊，不仅在医术上是高手，而且在武林中也是一流。你们没有听说过‘双侠联袂除恶僧’的传奇故事吗？”

红柳：“哎呀，原来民间传说的双女侠惩恶扬善的奇闻轶事就是两位姐姐啊！真是了不起！”

寒杨：“真令人佩服！既是武林巾帼英雄，又是医林妙手神医！”

飞凤谦和地说：“看让你们把我俩说的真神了！我俩不过是为百姓做点应该做的事，有什么可炫耀的！”

上官杏林：“这算什么炫耀呀，老百姓心中有数。你做得好，自然留下的口碑也好！你俩为国为民作出了惊天动地的伟业，不是也受到皇上的封赏吗？听说，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召见了一批暗保圣驾，

除暴安良，铲除叛逆的武林英雄，其中，皇上封号为‘巾帼双侠’的就是二位妹妹呢！”

飞凤泰然自若地道：“咳！功名利禄本是身外之物，无须看重它。得失无患，荣辱不惊，只要以身为天下，托于天下，寄于天下，为国家为百姓做点有益的事，那就问心无愧了！”

上官杏林：“妹妹有如此高尚的品格，广大的仁德，精深的学问，馨香的道风，实在令姐姐钦佩！”

飞燕调侃地说：“杏林姐，可别捧我俩了，捧到九霄云外可就回不来了，再见到姐姐了！”

上官杏林笑道：“看你说的哪去了。本来你就是云中燕嘛！只要我想飞燕妹的时候，燕子就会飞回来的！”

飞燕不假思索地说：“那当然！”

大家互相一对视，看了看飞燕，不约而同地又笑了起来。笑声是那样的清脆，那样的甜美，欢声笑语充满了杏林堂。

次日清晨，巾帼双侠飞凤、飞燕辞别了上官杏林，来到了鸡冠山下。

朝霞满天，映照着鸡冠山，犹如一只司晨的雄鸡，昂首挺冠，引颈高唱，在唤醒沉睡的人们。

飞凤和飞燕顺着滦河岸坡地，踏着高低不平的崎岖山路，进入了鸡冠山谷底，只见鸡冠山主峰高耸入云，五座色彩斑斓的岩柱，并肩排开，参差错落，险峻突兀，真有“鸡冠挂月三千丈”之险。沟谷陡坡怪石林立，形态各异。有的像朝天一炷香；有的像罗汉诵经，设坛说法；有的岩石群又像百鸟朝凤；也有的像海豹戏浪。千姿百态，变化无穷。

飞燕情不自禁地喊道：“金鸡——我来了！”结果这一喊，山谷中发出了清脆宏亮的回音，就像有七八个人回话似的，响彻整个鸡冠山谷。

飞凤兴奋地道：“飞燕妹，你这一喊，有七八只金鸡跟你对话呢！”

飞燕高兴地道：“姐姐，金鸡答应了让咱们取金蛋呢！”

飞凤道：“这座山有许多美丽的传说呢。”

飞燕抢着说：“我听说过一个。传说很久很久以前，鸡冠山上有一对金鸡，每年的除夕前生一对金蛋，心地善良、正直的穷人去取金蛋，就能过上好日子。后来这事让一个老财迷知道了，不仅要取蛋，还想抓回金鸡，那两只金鸡一下就把老财迷的眼睛啄瞎了，痛得他大叫一声掉下谷底，被摔得粉身碎骨了。从此，那金鸡再也不下蛋了。但东营村年景仍然旱涝保收，庄户人家日子过的红火富余，人们说这是金鸡保佑的结果。姐姐，你说对吗？”

飞凤：“对！对！说得很好。我还听到一个传说呢！”

飞燕着急地说：“姐姐快讲，我最爱听传奇故事了！”

“看把你急的，说出来把你吓死！”飞凤故弄玄虚地说。

飞燕：“难道姐姐能说出个妖精来！”

飞凤：“那我就说了。据说，从前这座山不叫鸡冠山，叫琵琶山，山上的蝎子特别多，经常是成群成群的满山爬。”这一说，飞燕激灵灵打了一个寒噤。飞凤看在眼里说：“害怕了吧？”飞燕：“我才不怕呢！说吧！”

飞凤继续说道：“这成群的蝎子里面有一个蝎王，在此称王称霸，他指挥蝎兵蝎将常常祸害人，吓得猎人不敢上山打猎，樵夫不敢上山砍柴，农夫不敢上山种地，牛倌儿羊倌儿不敢上山放牧。人畜被蛰一会儿就死，只剩下一堆骷髅。”

飞燕听到此，不觉毛发倒立，又打了冷颤。飞凤见此情形，便说道：“算了，不讲了，免得惊吓着小妹。”

“我几时害怕过？遇到强贼都不怕，还怕一个蝎子？快说吧！”飞燕壮着胆说。

飞凤又讲：“据说呀，北宋时北国金兵大举进犯中原，穆桂英挂帅出兵，在琵琶山下与金兵相遇。穆桂英跃马挥刀连斩金兵数员大将，

金兵大败而逃。穆桂英率军乘胜追击时，不料，琵琶山上冲下一支劲旅，个个双手使锏，人人背后背着一条竹节长鞭。为首大将面目狰狞，身穿铁青锁子甲，张牙舞爪挡住穆桂英的兵马，穆桂英以为是中了金兵埋伏。定睛一看，哪里是兵马？完全是一群妖兵怪将。它们冲向宋军，甩枪便刺，挨着就亡。穆桂英大惊，立刻鸣金收兵。穆桂英在帐中想不出破兵之计，蒙眬睡着，忽见一仙童走进帐来，参拜道：“我乃上界昂日星官驾前童子，今奉命下界助大帅破敌，明日可出战。”说罢送给两根长鸡翎，并嘱道：“出战前戴在头上，可保元帅无险。”说罢形影不见。穆桂英醒来乃是南柯一梦。睁目一看，案上摆着两根美丽的鸡翎。”

飞燕惊奇地说：“太好了，有神童助战，必胜之。”

飞凤接道：“次日，穆桂英再次出战，金兵大败。乘胜追击时，那群妖兵怪将又杀了出来，宋兵又乱了阵脚。穆桂英大喝：‘众将士，休要惊慌，奋力抗敌！’穆桂英一马当先，挥动金刀，与来敌中那个大将战了起来。穆桂英刀法如神，那大将是枪里加鞭。大战百余回合未分胜负。穆桂英使出拖刀计，卖个破绽拨马而去，那大将不知是计，疾步追来。穆桂英回马一刀，将那蝎将的头砍掉，但见那将并不倒地，晃了一晃又长出一个脑袋，眼放绿光，喷出了毒烟烈火，将穆桂英罩住，一时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宋军眼看败在妖兵怪将手下。此时，穆桂英头上的两鸡翎立即放射出五色光芒，将其护住。正在难解难分之时，神童从天而降，大喝道：‘孽障，休得猖狂！’只见神童落地，立刻变成五彩金鸡，放射出神光。它啼鸣一声，妖兵怪将立刻不敢动弹，现出了原形。原来那个大将是一只七尺巨蝎，其余兵卒也都是大的出奇的蝎子。穆桂英见了骇道：‘原来是蝎子精作怪！’金鸡跳上巨蝎背上将其镇住，接着金鸡又抖出无数只羽毛，变成无数只小金鸡，一个个都把蝎兵蝎将啄着吃了。剩下一只巨蝎被金鸡踏住，巨蝎奋力挣扎要咬金鸡的脖颈，金鸡一怒啄瞎了巨蝎的眼睛，啄一下，使劲地往下蹬一下，硬是把巨蝎蹬到地下去了，金鸡又怕它日后出

来为害百姓，连它自身也被陷了进去，只剩下那美丽的鸡冠子，变成了五彩崖峰。后来百姓取名就叫它鸡冠山。此后穆桂英带兵打仗总是戴着那两根长鸡翎。”

飞燕好奇地说：“噢！我说呢，戏剧里的穆桂英戴着雉尾翎，好威风哟，原来是镇蝎精的！”

姊妹二人边走边聊，不觉进入了谷底，飞燕是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女子，尤其听觉极强，再加上内功深厚，练就了听声辨器的功力。突然她停住脚步说：“姐姐，你听似有金铁交鸣之声！”

飞凤听力也不弱，听出了铿锵之声来自谷口，说：“飞燕妹听力真好，是有兵器相击之声，好像是从谷口传来的！”

不一会儿，听到了对打的声音，夹杂着叱咤声：“逆贼，快来受死！”

只见那两个交锋之人，一个身着黑色劲装，黑纱蒙面，只露两只精光四射的眼睛。那人手使一柄三尖两刃刀，这是武术器械中的怪兵器。看其身手着数，亦是个江湖中的强手，一柄怪兵器使得上下翻舞，呼呼生风。另一人身穿白色箭袖，腰扎宽面武功带，脚穿矮腰步云靴，一条长长的辫子缠在脖颈上，面部清秀。此人手使一把长剑，犹如银龙翻飞，车轮翻滚，直逼的那黑衣人且战且走。

青衣人摆不脱白衣人的追赶，忽然，长啸一声，腾空而起，顺势打出一枚飞镖，呼啸着飞向那白衣人。白衣人听见啸叫声，定睛看是一暗器袭来，一伸手将镖接住，见是精制袖镖，正欲反打出去，一见镖柄上铸有“八王”字样，暗忖，这分明是八王府上的物件，断定必是八王朋党之人，毅然将镖装入袋中，留作证据。他抬头见那青衣人已蹿出二十丈远，大喊一声：“逆贼，哪里逃！”几乎是同时，将身纵起，运用八步赶蝉法追去。

那青衣人轻功也不弱，纵身飞起，向前连翻了三个跟头，白衣人仍紧追不舍。这时，飞燕飞身而出，白衣人见有人飞出，不管是敌是友，大喊道：“拦住他，别让逆贼跑了！”